

# 農政功臣·教澤廣被

**湯惠蓀遺愛台灣**

● 趙淑德（考試院考試委員、中興大學地政系教授）

## 出身農家有志農學

湯惠蓀，為農業經濟權威學者，土地改革家，台灣的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公地放領、地籍總歸戶，皆在他的手中策劃完成。大陸時期曾任北平農業大學、政大教授、豫、陝、甘農務處處長、中央地政署副署長、地政部政務次長。來台後任農復會土地改革組組長、國立中興大學教授及校長等職。

湯惠蓀原名湯錫福，字惠蓀，以字行。江蘇省崇明縣人，一八九九年二月廿八日生於崇明島的農家，世代務農，其父湯嘉祉，僅粗通文字，繼承祖業稼穡為生。湯惠蓀出生前，其父母有長子湯錫祥，十八歲夭折，使其雙親十分痛惜，湯惠蓀降世後，容貌體態悉如長兄，親友都說是大哥轉世，甚得全家鍾愛。

湯惠蓀天資聰穎，活潑伶俐，但成長過

程艱辛，四歲時其父見背，次兄湯錫祺（字頌九）及兩姊均未成年，全賴母親方太夫人含辛茹苦，鞠育成人。湯惠蓀於七歲時奉母命入私塾讀書，塾師為其族叔，但因染有阿芙蓉癖，教學不力，從學年餘，斗大的字認識不了幾個。方太夫人見狀，於其八歲改送入另一改良性的私塾，從塾師黃慕萱學習，當時正值滿清廢八股，興新學，黃慕萱很重潮流，以新法指導學生，講授及作文並重。重讀兩年，學業大進。十歲時，地方興建新式小學，湯惠蓀改入崇明西鄉小學，插班初小四年級，不久，辛亥革命發生，地方秩序大亂，湯惠蓀於次年初小畢業，西鄉小學停辦。遂轉而師事塾師黃懷九，黃懷九為飽學之士，選授經史，講解透澈，重學一年，使

湯惠蓀對古文大感興趣。不久，民國肇建，崇明秩序恢復，西鄉小學復課，湯惠蓀升入高小，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畢業，年十二歲。新成立的國民政府，倡導新學，在崇明附近設立農工專門學校，湯惠蓀因出身農家，有志於農學，乃考入江蘇省立第一農業學校，不過，當時國內的農業科技，尚十分粗淺，湯惠蓀在校四年，修業農業學科甚多，所獲的農業知識卻十分有限。惟對農業化學一科，因教師講授有方，學習成績甚佳，故爾畢業時獲留校任農業化學助教，任職期間，對於土壤肥料及分析化學用功甚勤，稍有心得。年餘後，自感學力不足，有意深入研究，乃於一九一七年冬天，東渡日本留學。當時，他的家境寒素，且有負債，其兄湯頌九原就讀上海商業中學，以家業凋零而輟學，轉而扶助支持幼弟，乃得負笈日本。

## 留日攻讀稻作育種

一九一八年春，湯惠蓀考入日本鹿兒島高等農林學校，該校以教學嚴格著稱。湯氏在國內肄業第一農校時，有幾位師長出身鹿兒島高等農校，故爾湯氏也考入該校。由於他是為求知而來，故爾入校後極為用功。初

期，計劃專攻農業化學，但校方不許，乃改習普通作物，特別注重稻作。一九二一年畢業，他又遍歷日本各地，考察其農業實驗場所及農業科技設施，收穫甚豐。

自日回國後，湯惠蓀受聘浙江省立農業試驗場農藝科長，有志於稻作試育。但半年

後，應其母校江蘇省立第一農校之聘，回校

教課，並兼任農場主任。校方以其曾專攻稻

作，乃特設稻作實驗場，搜集國內外稻種一

百餘種，作純系育種的選種，為國內稻作育

種猛著先鞭。可惜未及兩年，第一農校校長

易人，新校長為留美派，乃有東西學派之爭

。湯惠蓀爭不過人，只得離去，辛苦策劃的

稻作育種，只好棄置不顧。此事使他深受打

擊，稻作育種的熱情大減，種下他日後轉攻農業經濟的主因。因為稻作育種，必需合適的實驗場地，而農業經濟則為純理論，無任何設備或場地等問題。

湯惠蓀任教第一農校時，同時在蕪湖安徽省立農業學校任兼課教師及農科主任，教

學及研究均以稻作為主。離開第一農校後，

他轉往濟南，任教山東省立農業學校，山東

地處北方，不宜種稻，他即不再從事稻作。

他在山東農校任教三年，授課種類龐雜、農

業化學、農業經濟、土壤肥料乃至農產運銷

，無不教遍，但授課之餘的研究專業，則以農業經濟為主了。

一九二六年，中國近代農業經濟學泰斗許叔璣出長北平農業大學，邀湯惠蓀任北農

大教授兼農場主任，任職僅一年餘。翌年秋

，湯氏重返江南，到杭州任國立浙江大學農

學院教授兼推廣部主任，那時許叔璣亦返杭州，講學於浙大，並主辦合作人員養成所，

邀湯氏參與合作運動，這是他參與社會運動的開始。

## 任豫陝甘農務處長

一九二九年春，北平擴大會議，會議閉幕，中原亂局初定，建設亟待開展，湯惠蓀應邀赴大西北，擔任河南、陝西及甘肅三省農務處處長，開發農業建設，繁榮農村。他先在河南設立大規模的農場，從事作物實驗

，推廣實驗成果，希望革新中原農業生產，消除貧窮。可惜為時僅三個月，中原大戰爆發，湯惠蓀前功盡棄，只好南返杭州，擔任浙江省建設廳合作事業室主任，指導創辦浙江省合作事業，頗有成績。翌年春，再回浙江任教，是年秋，由浙大派遣赴歐考察，湯惠蓀自認機會難得，請求延長留歐期限，俾能到德國進修，一償留西歐的心願。

一九三四年夏，國民政府國防設計委員會為了解大西北的農業狀況，派湯惠蓀赴西北考察，他踏遍陝西、甘肅、寧夏、青海等省考察地質、水土及氣候，帶回許多珍貴的資料。翌年冬，湯惠蓀又由政校地政學院及中央農業實驗所合派赴西南考察，他在四川、貴州、雲南三省調查農業與地政，了解西南各省農業的實情以及與西北各省的異同，進而研究農業改進與發展應採的方針。

一九三六年，湯惠蓀應江蘇省政府主席陳果夫之召，兼任江蘇省立南通學院農科主任一年。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中央政治學校西移大後方，先到廬山，計劃遷往雲南昆明，是年冬湯惠蓀奉命和汪典存、劉紹裘兩位教授先赴滇籌劃遷校事宜，於是取道湘桂、

學的研究。

一九三三年夏，浙大農學院院長許叔璣

再任北平農業大學校長，湯惠蓀亦同時離職

，出任南京中央農業實驗所技正，主持農業經濟科。他因我國歷年對農業經濟的研究，所用調查方法，缺乏正確的根據，故採用記

賬法，是中國農家經濟記賬研究的肇始。

出鎮南關、入越南、經滇越鐵路到達昆明。

甫抵達昆明，政校遷滇計劃作罷，決定遷往陪都重慶。

次年初，蕭錚在重慶組華西建設公司，並擬在雲南省覓地開墾，藉以增加後方農業資源，請湯惠蓀擔任調查工作，後來決定在滇南建水縣羊街壩設立建水墾區，請他主事。建水地瘠民貧，匪患頻仍，湯氏以大無畏之精神，毅然負此重任。

一九三九年，國立雲南大學於昆明近郊的呈貢增設農學院，聘湯惠蓀任首任院長，到任後，親自規劃建院。自一草一木開創起至第一屆畢業生離校止，這段時間內，他兼顧墾區與學校，奔波於建水與呈貢兩地，前後達五年之久。

一九四三年，湯惠蓀辭去重大農學院長職務，轉任重慶中國地政研究所副所長，兼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經濟專門委員會委員及中央政治學校地政系主任。

一九四五年底戰勝利，日寇投降，還都南京，湯惠蓀出任行政院地政署副署長。一九四七年升格地政部，任常務次長，再繼任政務次長。一九四八年冬，改任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土地組組長，奔波於四川、兩廣、福建及台灣等省，協助地方政府進行土地改革。

來台灣，湯惠蓀隨農復會來台，仍任土地組組長，隨即偕技正林詩旦及姚季農到各地鄉村考察，策劃土地改革。他認為台灣曾經淪陷日本帝國主義者達五十年之久，無論土地經營及人民教育都有嚴重的附庸性。加之台灣為一地狹的海島，耕地面積有限，而今後人口日繁，給土地的壓力越來越大，必須針對這一特點加以規劃。

湯惠蓀在台灣農村首先發現多數農民的觀念錯誤。「耕者有其田」的問題對象，照理應是地主，結果，農民反較嚴重。有些農民寧願接受地主的情商，自動退耕。政府善意分配給他的土地，並不樂意接受，而觀望不前。地主收回土地後，不是暗中出賣，便收黑市地租，或者冒用原佃，偽裝自耕。

土地改革，是許多國家都在努力推行的工作，臺灣推行土地改革，其最大特點，要和平的方法——不僅不流血，甚至不出惡言，必在兩相情願之下，自動自發去做，因此，臺灣推行土地改革初期，工作重點，幾乎全在教育農民，轉移觀念，湯惠蓀對此極為用心，他堅持一個信念，必須使得全省農村中每一地主每一農民都對國父孫文精神和言論，有徹底了解。

的事。

湯惠蓀在耕者有其田之前集中全力完成地籍總歸戶工作，有了「地籍總歸戶」，全台每個地主的土地不論在何區何縣，都一目了然，要重新分配，轉移工業或推行耕者有其田就容易得多了。以後他據此推動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及耕者有其田，省力得多了。

### 首辦農地重劃示範

一九五八年，湯惠蓀在臺南首次舉辦農地重劃示範區，為台灣農地重劃的先導。翌年，農復會土地組功成身退，結束任務，湯惠蓀轉任農民組織組組長，輔導成立農會系統，今日農會在地方上舉足輕重，湯惠蓀規劃創建，功不可沒。這一年，江蘇崇明及上海在台的同鄉們，於台南創辦私立瀛海中學，湯氏膺選首任董事長。

自政府遷台，湯惠蓀一直兼任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委員，一九五〇年起兼台灣土地銀行董事，一九五四年十月起兼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一九六三年六月，台灣省主席黃杰邀請湯惠蓀出長省立中興大學校長，乃辭去農復會的工作，專注於教育。在職三年中，始終循「在安定中求進步，在平實中求發展」之方針，推動校務。

湯校長於一九五一年冬，曾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參加世界土地制度會議。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赴曼谷，參加聯合國糧農組織與泰國政府舉辦的亞洲及遠東地區土地問題討

一九四九年大陸陷共，農復會由廣州遷

### 策劃台灣土地改革

據時代，臺灣原有地籍，採取「坵領戶制」，按土地而登記，如果要知道誰有多少土地，原有地籍簿上找不到，這是一件非常頭痛

論會。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參加拉丁美洲農業考察團。一九六四年元旦赴馬尼拉，與菲律賓政府討論菲國土地改革問題。一九六六年二月赴吉隆坡出席東南亞地區民主與發展討論會議。同年六月又赴羅馬，出席世界土地改革會議。會議結束以後，經西班牙、葡萄牙、瑞士、西德、丹麥、荷蘭、英國，然後取道美國日本，於九月七日返國。在歷經歐美各國之旅行中，除考察各國的土地重劃與農村經濟外，並參觀許多著名大學，作為辦學的借鏡。

### 親登高山考察林業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底，原應邀赴伊朗訪問，正辦理出國手續中。是月十九日，他利用週末與假日，視察中興大學能高山實驗林場的造林工作。同行有農學院宋院長、陳教授、蘇教授、教育廳郭專員、鮑股長暨實驗林管理處同仁等十餘人，當晚抵關刀溪，住能高林場辦事處，翌日，即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八時，一行人徒步向海拔一千二百公尺之小出山第二〇一號造林地登山前進，山道崎嶇，但他健步如飛，一路言笑自若，精神愉快，不意到達目的地，甫坐下休息，突告昏厥，時為上午十一時零五分，當即由同行同仁以藤椅抬之下山，中途換車送往埔里榮民總醫院，可惜因心臟癱瘓逝世，回天乏術，享年六十七歲。

湯校長為近代農業經濟學權威，精研農

業及土地問題，畢生獻身農學。中華農學會於一九一六年成立，他曾參與籌備，以後曾兩度擔任理事長，參與其事垂五十年。一九六六年逝世前手撰「中華農學會五十年之回顧」及「中華農學會成立五十年向全國農民廣播詞。」不料他未及參與盛會而辭世，兩文竟成遺作。湯校長關懷農業發展，凡有關農民，農業，農地之有關問題，均有深刻瞭解。在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推行期間，經常深入農村，時與農民接觸。每有問題，即親往處理。臺灣全省之每一村落，幾乎皆有他的足跡。一代學人，如此勤勞，他為理想之實現，鎮日奔波於田園畦畔，數十年如一日，從無稍懈。知之者，無不為其所為，欽佩不已。

湯氏秉性純厚，待人以誠，他對善者用誠，對惡者也以誠相待，常以說服方式，以理開導，以誠感化。這是他獨到的修養。然而他不善於言辭，木訥於言，從未有疾言厲色之時，對於任何人都能和平相處。

他道義感與責任心均甚重。雖事繁任重，極具熱忱，向不計利害，凡認為應行者，無不盡力以赴。並其對於任何事件，莫不皆以科學方法，分別輕重緩急，相機處理。所謂任大事者，須有熱烈之情感，與冷靜之頭腦。

湯氏確係如此。

湯氏善屬文、著作等身，文字簡明有力，立論精闢。每撰一文，皆有感而寫。如臺灣於耕者有其田後，首先於一九五七年，撰

「論農地重劃」一文，力倡農地重劃之施行。一九五九年在八七水災地區，試辦土地重劃後，又先後撰文主張擴大農地重劃。一九六一年見日本農地重劃，成效甚著，又撰文敘述詳情，藉作倡導。到了政府決定施行農地重劃後，即未嘗再寫此類文章。他很少寫應酬文章，其所寫者，多為有關農業及土地改革等的學術性論文。

### 出長興大領導有方

一九六三年，台灣農地改革告一段落。湯惠蓀應聘為中興大學校長。該校由地處臺北之法商學院，與臺中省立農學院及新增之理工學院，合併成為一所完全大學。學生人數眾多，有研究所，有夜間部，各學院之歷史因緣，相當複雜；極不易領導。然他治校，僅及三載，一切困難問題，均已迎刃而解。各學院同仁師生間，情感融洽愉快。

中興大學為紀念其治校之功，特將臺中校本部之新建大禮堂，名為惠蓀堂。臺北之法商學院，亦新建大樓，名為惠蓀樓，又該校能高山實驗林場名為惠蓀農場。用以紀念他的功績。

湯校長與夫人沈蕙英結褵三十餘年，感情彌篤。沈蕙英早年就讀浙大農業社會系，原是他的學生，畢業後，任職南京農業實驗所，又是他的部屬。抗戰開始後，隨湯氏撤退到昆明。兩人於一九三九年於昆明結婚，育有兩子一女，均畢業於台灣大學，學有專長，貢獻社會受人敬重。